



# 宗教须与政权分开

整理：半介《南洋网 2003/07/30》

我有话说



越南民权出家人释广度被软禁两年后于日前获释，以下是他获释后接受自由亚洲广播台的首篇访问内容。

问：Y Lan Penelope Faulkner(Y)——巴黎国际佛教资讯处副主席。

答：释广度（释）。

**Y：我感到很荣幸与快乐能够与你自两年的独自监禁以来作第一次的对谈。全世界的越南人与国际团体都欢呼你被释放的消息。你对于重获自由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释：谢谢 Y Lan，谢谢自由亚洲广播台给我今天的访问以及给我一个机会向全世界许多努力促进我的释放的人。我诚心地感谢国际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国际特赦与国际人权联盟、国际上的传媒以及国内外的所有越南人，就是因为你们持续的努力，我才有今天的自由。当然，我被释放的第一个感觉是极大的快乐。在越南我们有这么的说法：“在狱内的一日就是狱外的一千年。”其实，要描述一个人被剥夺了自由所感到的极大的痛苦是不可能的。缺乏自由就像缺乏空气。今天我初次尝到自由空气的甜味，当然，我非常的高兴。……

无论如何，我今天所享有的自由是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就像把鱼从一个小碗抓放到一个小池塘。在小池塘抓鱼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有当鱼被释放到广阔无边的海洋时，这才可以叫着是真正的自由。我今日的处境就是如此。在纸上，我是被释放的。但是我日日夜夜被监视着。我不相信我从此会得到完全的自由。Y：国际佛教资讯处报道说在你释放之后你对越南政府提出 3 个要求。请你更详细地说明。

释：…… 第一，就像我刚才所说，政府必须把越南统一佛教会（Unified Buddhist Church Of Vietnam）合法化并保证我们完整的自由与宗教活动。第二他们必须归还所有越南统一佛教会的佛庙、学校、大学、医院以及福利中心。这些是在 1975 年 目前政府接管时所充公。如果允许我们重新开放这些机构，通过提供基本医疗与教育给予数以百万计活在贫穷水平线下的人民，尤其在乡下的，我们将可作出巨大的贡献。

越南统一佛教会早在目前政府在 1975 年的南越夺权之前已存在。我们很活跃地参与各式各样的文化、社会与人道救济活动。但是我们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亦不在任何政治集团扮

演任何角色……而在目前政府的统治，是没有公民社会这回事……

越南统一佛教会是个宗教组织，而目前由政府于 1975 年后所扶植的越南佛教会 (Vietnam Buddhist Church) 主要是分化越南佛教的团结，我们坚持越南统一佛教会继续保存为纯粹是宗教性的而又独立于任何政权所支配的团体。

根据我们的看法，宗教，不管任何的宗教必须与国家政权分开。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在心灵领域、在良知领域。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命运悬挂在政治集团上。政治集团的存在是短暂的，它们来了又去，起了又落。然而，佛教的生命穿越时空。如果我们支持某一政治集团，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它。它倒时，我们亦跟着倒。这就是为什么，自从佛教二千多年传入越南时，佛教从来没有设立政府或直接参与政治统治。这也就是为什么越南统一佛教会能够生存到今天，而这么多世俗的统治者，不管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都早已消逝。回想一下，在西方的，有凯撒大帝与强大的罗马帝国，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东方，我们有秦朝的始皇帝、成吉思汗或最近的波博与他的恐怖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越南统一佛教会对于坚持本身的自主权与自治权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拒绝成为任何政治权力的工具。